



大会

第七十五届会议

Distr.: General
23 November 2020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正式记录

第六委员会

第 3 次会议简要记录

2020 年 10 月 8 日星期四下午 3 时在纽约总部举行

主席： 庞塞女士(副主席)(捷克)

目录

议程项目 114：消除国际恐怖主义的措施(续)

本记录可以更正。

更正请在记录文本上作出，由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尽快送交文件管理科科长(dms@un.org)。

更正后的记录将以电子文本方式在联合国正式文件系统(<http://documents.un.org/>)上重发。

20-13257 (C)



请回收



因斯科克尼克·塔皮亚先生(智利)缺席, 副主席庞塞女士(捷克)主持会议。

下午 3 时 05 分宣布开会。

议程项目 114: 消除国际恐怖主义的措施(续)(A/75/176)

1. **Moncada 先生**(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说, 委内瑞拉政府谴责一切形式和表现的恐怖主义, 无论是何人所为, 也无论出于何种目的, 并重申不能也不应将恐怖主义与任何宗教、文明或族裔群体联系在一起。恐怖主义是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最大威胁之一, 破坏了各国领土完整和政治统一。恐怖主义还加剧了合法政府的不稳定, 严重阻碍各国人民的经济和社会发展。
2. 委内瑞拉近年来一直是国际恐怖主义受害者, 但施害者试图向国际社会隐瞒袭击的严重性, 力图误导国际公众。例如, 美利坚合众国政府非法强加给委内瑞拉人民的单方面强迫性措施是系统的经济恐怖主义政策的一部分, 实施该政策旨在刻意和蓄意造成尽可能多的痛苦和苦难。2018 年和 2020 年企图暗杀尼古拉斯·马杜罗总统未遂; 包括国家电力系统在内的国家主要基础设施一再遭到袭击; 袭击全国选举委员会设施, 力图阻止委内瑞拉人民在 2020 年 12 月的选举中行使投票权; 武装恐怖主义团体进入委内瑞拉, 称其目标是暗杀包括总统在内的特定高级政府官员, 以期建立一个殖民政权。这些全都是恐怖主义行为。
3. 委内瑞拉政府谴责美国政府, 因为美国政府是委内瑞拉和平与安全的主要威胁。委内瑞拉政府还谴责哥伦比亚政府向美国提供支持, 并允许美国利用哥伦比亚领土组织、训练和保护企图在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散布混乱和暴力的恐怖分子和雇佣军。
4. 在预防、打击和消除恐怖主义的努力中不应有双重标准。恐怖分子没有所谓“好”或“坏”之分。不能以任何理由为恐怖主义辩护, 也决不能以任何理由助长违反其国际义务的政府的政治或殖民野心。不能接受使用恐怖主义或暴力助力推翻合法政府。打击恐怖主义的共同努力不应出于政治目的而武器化。此外, 需要国际团结和国家当局充分关注的特殊情况, 如目前的冠状病毒病(COVID-19)大流行, 不应被用作实施恐怖主义行为的掩护。

5. 委内瑞拉政府呼吁全面、有效执行关于打击恐怖主义的相关国际法规范, 包括安全理事会第 1373(2001)号决议, 并呼吁全面、非选择性地执行其他相关国际文书和《联合国全球反恐战略》, 以便推进实现全球和平和没有恐怖主义的世界这一团结所有国家的目标。所有国家都必须合作消除恐怖主义, 打击滋生恐怖主义的仇恨言论、不容忍和至上主义意识形态。

6. **Lee Hyunseung 女士**(大韩民国)说, 大韩民国政府谴责一切形式和表现的恐怖主义; 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容忍恐怖主义或为其辩护。遵循法治的国际合作对于努力打击恐怖主义至关重要, 因为恐怖主义不能被遏制在特定的边界或地界内。大韩民国政府一直努力在国家、区域和全球各级落实《联合国全球反恐战略》的所有四大支柱, 还致力于执行相关的联合国决议和大韩民国已加入的 15 项关于反恐和跨国犯罪的多边文书。大韩民国司法当局起诉了向恐怖主义团体转移资金的若干个人, 同时维护了正当法律程序和公平审判的权利。大韩民国政府支持加强全球反恐法律框架, 支持委员会努力完成关于国际恐怖主义的全面公约草案。

7. 信息共享和能力建设将增强各国打击诸如利用新技术招募恐怖分子或实施、煽动、资助或计划袭击等威胁的努力。大韩民国参与了应对新威胁的各种全球努力, 包括审查《全球反恐战略》和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的多项举措。作为填补新技术方面立法空白的努力的一部分, 大韩民国扩大了其反洗钱和打击资助恐怖主义法的范围, 以涵盖虚拟资产。

8. COVID-19 造成的脆弱性和不平等突显出采取全面和长期反恐办法的重要性。这场疫情造成的社会不满可能会使人们陷入孤立, 并增加他们被暴力极端主义吸引的可能性。最近, 暴力、对少数群体的偏见、仇恨言论和歧视现象有所增加, 这表明此疫情不仅是公共卫生危机, 也是社会经济危机。必须特别注意解决助长恐怖主义的暴力极端主义的驱动因素, 并加强社会的复原力和包容性。大韩民国政府深信体育是防止暴力极端主义的有效手段, 因此向反恐主义办公室的大型体育赛事安保和促进体育运动及其价值作为防止暴力极端主义工具全球方案提供了自愿捐款。

9. **Aldoseri 先生**(巴林)说, 哈马德国王和平共处全球中心在传播和平文化和不同信仰间对话方面发挥了突出作用, 是抵御助长暴力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言论的堡垒。打击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的努力只有与基于全面、多层面方法的合作相结合才能取得成果。因此, 巴林政府支持秘书长打击基于宗教的暴力的新倡议, 包括联合国消除仇恨言论战略和行动计划和联合国保护宗教场所行动计划。

10. 巴林政府设立了打击极端主义、恐怖主义、资助恐怖主义和洗钱委员会, 还设立了一个委员会, 负责履行其根据安全理事会所有决议所作的承诺, 如制定禁止和打击洗钱和资助恐怖主义的政策。2020年8月, 巴林与反恐办公室共同举办了一次虚拟讲习班, 以加强保护非营利部门免受恐怖分子剥削的能力。

11. **Nguyen Quyen Thi Hong 女士**(越南)说, COVID-19 大流行暴露了世界的脆弱性, 如贫穷、歧视、仇恨、仇外心理、不平等和不公正等, 这助长了有利于暴力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的条件。国际社会必须加倍努力, 打击一切形式和表现的恐怖主义, 无论其动机如何, 并增强应对恐怖主义和暴力极端主义蔓延的能力。应加强国际合作, 为此增强联合国系统内的协同作用, 并加强区域和次区域组织、地方社区和其他相关利益攸关方的作用。国际社会必须继续优先提供技术和能力建设援助, 使各国能够查明恐怖分子, 禁止他们旅行, 并将他们绳之以法。所有反恐措施都必须完全符合《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以及国际人权法和国际人道主义法规定的义务。

12. 由于 COVID-19 的影响将在未来几年继续考验社会的复原力, 因此至关重要是保持综合反恐方式, 包括消除其根源、执行《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以及促进国家发展和社会公正。

13. 为执行《联合国全球反恐战略》, 越南已加入 15 项关于反恐和跨国犯罪的普遍性条约, 并缔结了若干关于刑事司法互助和引渡的双边条约。越南还与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和国际刑事警察组织(国际刑警组织)在能力建设和经验分享项目上密切合作, 特别是对海上保安的恐怖主义威胁和与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相关的威胁方面。越南政府致力于使国内法与其国际承诺保持一致。根据《越南刑法典》, 实施和资助恐怖主义行

为, 包括法人行为, 现在都是犯罪行为。打击恐怖主义的集体努力应继续以《全球反恐战略》为指导。

14. **Mudallali 女士**(黎巴嫩)说, 必须努力解决贫困、不平等和不公正问题, 因为许多人, 特别是年轻人正在经历的经济和社会困难可能会增加他们被激进化或卷入极端主义的风险。2020年8月, 贝鲁特港发生爆炸, 加剧了黎巴嫩因 COVID-19 引发的经济、金融和社会危机。自那时起, 失业率、贫困率和极端贫困率飙升。此外, 为抗击 COVID-19 而采取的封锁措施导致在无人监管情况年轻人上网增加, 增加了他们接触暴力极端主义意识形态的风险。黎巴嫩政府需要合作伙伴的支持, 以促进经济发展, 增强青年和妇女权能, 并促进人权、法治和善治。

15. 黎巴嫩一直受到恐怖主义袭击的威胁。最近, 四名黎巴嫩士兵在一次瓦解与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伊黎伊斯兰国)有关联的恐怖组织的行动中丧生。黎巴嫩政府正在欧洲联盟的支持下制定一项国家反恐战略, 该战略将侧重于预防、保护、安全和应对措施。2020年8月, 黎巴嫩问题特别法庭判定 2005 年杀害前总理拉菲克·哈里里和一些无辜平民的袭击的幕后主使有罪。黎巴嫩政府希望这项裁定有助于结束有罪不罚现象, 并为受害者家属带来早该得到的补救。

16. 黎巴嫩政府坚决谴责恐怖主义, 恐怖主义不应与任何宗教、国籍或族群联系在一起, 也不应与各国人民行使抵抗外国占领的权利混为一谈。黎巴嫩高度重视其国际反恐义务和《联合国全球反恐战略》的所有四个支柱。作为恐怖主义受害者之友小组的成员, 黎巴嫩期待在 2021 年召开第一届全球恐怖主义受害者大会。

17. **Arriola Ramírez 先生**(巴拉圭)说, 恐怖主义是对整个地区稳定和全球安全的严重威胁, 并在全世界造成身心创伤。所有恐怖行为都是不正当的犯罪行为。巴拉圭重申致力于打击一切形式和表现的这一祸害, 同时严格遵守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联合国应在打击恐怖主义的国际努力中发挥核心作用, 因为加强国际合作是成功应对这一威胁的唯一途径。

18. 巴拉圭是 16 项国际反恐文书的缔约国, 并拥有打击恐怖主义、洗钱和资助恐怖主义的强有力立法和体制框架。巴拉圭欢迎区域和次区域组织努力执行《联合国全球反恐战略》, 但鼓励它们进一步加强这

方面的合作。大会应继续作为主要论坛，审议与一切形式和表现的恐怖主义有关的问题并协调国际社会打击恐怖主义的努力，不过区域和次区域组织和协定也作出了重要贡献。

19. 巴拉圭继续在国内和机构间努力改善其打击恐怖主义和保护人权的规范和体制框架，并将与该主题最相关的国际文书纳入其法令。巴拉圭呼吁在本组织的所有反恐举措中使用联合国所有六种正式语文，以提高国家机构和协调中心相关工作的效力和效率。

20. **Syrota 女士**(乌克兰)说，虽然国际社会正在着重应对新出现的挑战，如 COVID-19 大流行等，但恐怖分子正在调整方法以适应新的现实。需要坚定的承诺和切实的行动，以应对与恐怖主义相关的猖獗威胁，包括国家支持的恐怖主义。

21. 俄罗斯联邦持续侵略乌克兰，包括向乌克兰非法恐怖主义武装团体提供资金、武器和培训；操纵信息，有时以煽动恐怖主义为目的；对关键基础设施和政府机构进行网络攻击。俄罗斯联邦还对无辜人民进行虚假指控并非法判定他们犯有恐怖主义罪行，以此败坏国际反恐努力的信誉。俄罗斯联邦通过了一项反极端主义法，并修订其《刑法》，以打击持不同政见者，包括加重对公开反对非法占领的人的判刑。这些立法措施主要针对政治和人权活动家、民间社会、记者和宗教少数群体。

22. 与恐怖团体一样，支恐国家操纵事实，不尊重国际法，对袭击平民和重要基础设施负有责任。这种行为在法律上、道德上和伦理上都不可接受。支恐国家不受惩罚现象不利于全球反恐努力。如果没有强有力的一致对策，局势将进一步恶化，造成新的危机，破坏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各国负有确保将所有恐怖主义实施者、组织者和支持者绳之以法的集体责任。

23. **Taufan 先生**(印度尼西亚)说，前所未有的 COVID-19 大流行增加了社会面对新恐怖主义威胁的脆弱性，如网络攻击、生物恐怖主义和滥用数字技术。协力支持恐怖主义受害者和幸存者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印度尼西亚政府通过了关于防止恐怖主义以及向证人和受害者提供赔偿、补偿和援助的条例。印度尼西亚政府正与宗教领袖、民间社会组织、年轻人、恐怖主义受害者和学术界更密切地合作，还为此目的加强对双边、区域和多边论坛的参与。

24. 罪犯的起诉、改造和重返社会应是应对恐怖主义的综合办法的组成要素。遗憾的是，印度尼西亚代表团于 2020 年 8 月就该议题提出的安全理事会决议草案被安理会一个常任理事国否决，尽管该决议草案得到整个安理会压倒性的支持。印度尼西亚政府支持东南亚国家联盟(东盟)地区论坛关于如何对待被恐怖主义团体招募或与之有关联的儿童声明，其中东盟国家承认有可能使用非司法措施替代对这些儿童的起诉和拘留。

25. 印度尼西亚政府认为，青年人应处于防止暴力极端主义努力的核心，因此制定了一项方案，帮助他们成为印度尼西亚和该区域的和平大使。印度尼西亚随时准备在消除国际恐怖主义的集体努力中进行合作，包括分享其最佳做法。

26. **Ighil 女士**(阿尔及利亚)说，任何国家都不能幸免于恐怖主义的全球威胁。COVID-19 疫情下，必须加强全球和区域努力，解决正在出现的问题，如恐怖主义宣传在网上传播、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遣返和重新安置以及资助恐怖主义等。阿尔及利亚代表团欢迎加强秘书处在这方面的行动以及《联合国全球反恐协调契约》成员之间的合作，并支持《联合国全球反恐战略》。大会应完成关于国际恐怖主义的全面公约草案的定稿工作。各国尤其应根据《宪章》和国际法，就恐怖主义的准确定义达成一致，避免混淆恐怖主义行为与殖民或外国占领下的各族人民争取自决和民族解放的合法斗争。

27. 预防和打击恐怖主义需要多方面的合作，不仅包括镇压措施，还包括协调一致的政治战略。阿尔及利亚在打击恐怖主义和激进主义的斗争中保持高度警惕。阿尔及利亚实施了多项政策、战略和发展方案，以打击排斥、边缘化和社会不公正现象，并促进民主、人权、善治及和平共处。

28. 阿尔及利亚在打击恐怖主义相关关键领域与其邻国建立了牢固的联系。在萨赫勒地区，当前形势下必须在国家主权的基础上协调和加强该地区各国的能力。阿尔及利亚政府参与了非洲联盟主持下的各种集体安全倡议和安排。阿尔及利亚是非洲警察合作组织和非洲恐怖主义问题研究中心的东道国，这两个组织在非洲打击恐怖主义、有组织跨国犯罪和网络犯罪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阿尔及利亚还与全球反恐论

坛等实体密切合作，特别是以论坛西非区域能力建设工作组共同主席的身份，并继续致力于在各级共同努力消除恐怖主义和暴力极端主义。

29. **Irimia Arosemena** 先生(巴拿马)说，巴拿马强烈谴责一切形式和表现的恐怖主义，无论在何处发生，由何人所为。恐怖主义行为严重违反国际法，损害基本人权，并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多边办法将是有效打击恐怖主义的唯一途径，同时确保严格遵守人权、国际人道主义法、《联合国宪章》和法治。各国应特别注重查明和拆除用于资助恐怖主义的正式和非正式渠道。巴拿马政府正在投资于能力建设，以更好地保护其边界及金融和后勤系统不受恐怖分子的攻击。

30. 巴拿马已加入 18 项全球和区域反恐文书。巴拿马致力于全面执行安全理事会第 1267(1999)号决议及其后各项决议规定的措施，包括资产冻结、旅行禁令和武器禁运。巴拿马政府还支持美洲国家组织美洲反恐主义委员会为建设各国反恐能力而采取的措施。巴拿马将继续与其他国家就执法和司法程序进行互助、合作和信息交流。

31. 国际社会应继续加强防止金融和经济部门被用于资助恐怖主义的措施。鉴于为应对 COVID-19 而采取的封锁措施导致人们在社交媒体上花更多时间，应更加努力抵消或限制在线恐怖主义宣传的覆盖范围，以根据《防止暴力极端主义行动计划》防止暴力极端主义、激进化、自我激进化和招募。巴拿马呼吁所有国家继续打击恐怖主义，作为其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承诺的一部分。

32. **Margaryan** 女士(亚美尼亚)说，国际社会必须团结一致，对抗全球恐怖主义祸害。为此，亚美尼亚政府采取切实措施改善边境安全，打击洗钱和资助恐怖主义行为，并支持执行《联合国全球反恐战略》和安全理事会相关决议。亚美尼亚积极参与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集体安全条约组织和欧洲委员会的反恐活动。亚美尼亚代表团支持反恐办公室加强全系统协调一致的工作，并加强了与反恐主义委员会执行局的伙伴关系。

33. COVID-19 大流行为恐怖分子利用分裂、冲突和其他脆弱性提供了新的机会，特别是在激进化源于国家当局培养的基于身份的仇恨和不容忍的社会中。阿塞拜疆在土耳其的支持和鼓励下，目前正在对亚美尼

亚发动大规模侵略运动，其意图显然是实施种族灭绝。当前的敌对行动是该区域自 1990 年代以来经历的最激烈和最具破坏性的敌对行动。数以千计的平民和纳戈尔诺-卡拉巴赫亚美尼亚文化遗产正面临生存威胁，因为正在使用重炮、无人机甚至违禁武器进行不分青红皂白的袭击，公然违反国际法，包括国际人道主义法。袭击的范围和性质以及现有证据明确表明，这是早就策划好的侵略。

34. 最近几周，国际媒体一直广泛报道土耳其从目前由土耳其控制的叙利亚领土向纳戈尔诺-卡拉巴赫部署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和雇佣军的情况。这些报道已经得到若干国家高级官员证实。阿塞拜疆和土耳其对侵略罪和违反安全理事会决议资助国际恐怖分子流向该区域负有直接责任和法律责任。亚美尼亚政府最强烈地谴责所有将冲突区变成国际恐怖主义发射台的企图。

35. **Raz** 女士(阿富汗)说，COVID-19 加剧了恐怖主义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的严重威胁。阿富汗是受国际恐怖主义影响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在过去一年里，国际恐怖主义在阿富汗造成许多伤亡，主要是无辜平民伤亡。阿富汗政府仍然致力于不加区别地打击一切形式和表现的恐怖主义。在过去一年里，阿富汗国防和安全部队与国际盟友密切协调，使基地组织和伊黎伊斯兰国-霍拉桑省等恐怖团体遭受重大损失，并摧毁了这些团体在阿富汗的网络和基地。

36. 由于任何国家都不能仅凭一己之力击败恐怖主义，阿富汗政府积极参与双边和多边机制和进程，如阿富汗主导的亚洲心脏地带-伊斯坦布尔进程。阿富汗代表团支持联合国在促进全球统一应对恐怖主义方面的作用。应加快缔结一项关于国际恐怖主义的全面公约草案的共同努力。所有会员国都必须适当执行安全理事会制裁制度，不向恐怖分子提供物质或道义支持或庇护。应协力解决恐怖主义的根源，包括散布恐怖主义言论；消除恐怖分子的资金来源；处理恐怖主义、贩毒和其他形式的跨国有组织犯罪之间的相互联系。

37. 作为恐怖主义受害者之友小组的共同主席，阿富汗继续倡导促进和保护恐怖主义受害者和幸存者的人权。阿富汗致力于从其领土上消除恐怖主义威胁，这将有助于更广泛区域和世界的安全与稳定。

38. **Shabaltas 先生**(俄罗斯联邦)说,令人遗憾的是,委员会未能在制定关于国际恐怖主义的全面公约草案或相关决议方面取得切实进展。委员会应着重加强司法合作机制,以确保恐怖分子不会逃脱惩罚,并应对诸多悬而未决的挑战,涉及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及其家属,特别是来自叙利亚和伊拉克的外国作战人员的遣返、起诉、改造和重返社会。各国不应将解决此类问题的责任归于受害国、非法准政府机构或混合法院。各国还应充分遵守这方面的国际义务,包括坚持引渡或起诉原则。各国应尽可能充分利用关于司法协助和引渡的现有国际文书,或者在没有此类文书的情况下,在互惠原则的基础上开展合作。

39. 虽然一些国家对获取武装冲突期间所犯罪行的证据越来越关心,但没有理由提倡使用武装部队这样做。一国武装部队在另一国领土上的存在受到国际法律规范、《联合国宪章》以及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原则的严格规范。除非接受国同意另一国的军事人员驻扎在其领土上,否则必须有基于安全理事会决定的国际法律授权。此外,并非所有军事人员都有权收集、处理和向司法当局移交证据。这些职责必须得到授权,并完全按照国内法履行。除非考虑到这些方面,否则大会反恐决议不应提及所谓的军事证据。

40. 尽管俄罗斯联邦一再指出打击暴力极端主义概念中明显的政治和法律缺陷,但支持这一概念的人继续将其关于极端主义起源和预防的观点强加于他人,而从未处理这些关切。单方面制定的神秘规则正在有系统地取代现行反恐法律制度。

41. 俄罗斯联邦政府同样全然关切极右运动日益受欢迎现象,包括受纳粹意识形态启发的运动。大会内部为解决出于种族和族裔动机而膨胀的仇恨情绪而作出的任何联合努力都应遵循现有的大会决议,包括关于打击美化纳粹主义的决议。如果没有独立国家联合体、上海合作组织和集体安全条约组织等区域机构的支持,联合国在反恐事务中的协调作用就无法得到加强。

42. 令人遗憾的是,某些代表团为政治目的利用委员会关于反恐问题的辩论。俄罗斯代表团驳斥了针对俄罗斯联邦的毫无根据的指控,这些指控建立在虚假信息的基础上,与本专题完全无关。

43. **Nyan Lin Aung 先生**(缅甸)说,COVID-19 导致包括学生在内的世界各地民众增加了上网时间,这为恐

怖分子提供了更多传播其言论和宣传的机会。缅甸政府认为,联合国应继续在打击恐怖主义的国际努力中发挥主导作用,并继续致力于执行《联合国宪章》和《联合国全球反恐战略》。

44. 缅甸是《东盟反恐怖主义公约》等 15 项国际反恐文书的缔约国,也是边境联络处网络的成员。缅甸政府与区域伙伴合作无间,分享信息并参加打击越境恐怖主义的联合活动。2017 年,缅甸发起并签署了关于安全对话与合作的谅解备忘录和关于与孟加拉国建立边境联络办公室的谅解备忘录。在国家一级,缅甸政府按照其促进宽容、宗教信仰间和文化间对话以防止暴力极端主义的战略,在全国各地建立了 130 个宗教信仰间团体。

45. 若开罗兴亚救世军和若开民族军构了日益严重的安全威胁,一直是若开邦恢复和平、和谐与稳定以及流离失所者从孟加拉国难民营回返的主要障碍。若开民族军自 2019 年 1 月以来一直实施恐怖主义行动,于 2020 年 3 月被缅甸政府宣布为恐怖团体。若开罗兴亚救世军曾在 2016 年和 2017 年对缅甸治安哨所无端发动袭击,2020 年初又开始加强在若开邦的活动。然而,若开罗兴亚救世军从未在缅甸领土上设立常设总部,其总部设在海外。该团体使来自缅甸境外的缅甸国民激进化,对其开展培训,并往往通过音频和视频讯息策划袭击。积极的双边和区域合作会是打击该团体恐怖主义活动的最有效手段。据外国媒体报道,孟加拉国伊斯兰圣战者大会正在为若开罗兴亚救世军的一些成员提供培训。

46. 缅甸政府致力于打击一切形式和表现的恐怖主义。任何恐怖主义活动或对此类活动的支持,无论出于何种目的、在何种背景下实施,都不能解释为合法行为或加以纵容。不应在政治、外交、道义或物质上支持恐怖主义或暴力极端主义。因此,不应该向若开罗兴亚救世军或若开民族军提供任何公开或暗中支持,包括道义上的支持。缅甸期待与包括联合国反恐机构在内的国际和区域机构加强合作,打击恐怖主义。缅甸代表团的发言全文将刊登在《联合国日刊》的电子版发言栏目中。

47. **Arrocha Olabuenaga 先生**(墨西哥)说,墨西哥政府谴责一切恐怖主义行为和助长恐怖主义的暴力极端主义。应全面打击此类犯罪,不应将其与任何宗教、

国籍、文明或族群联系在一起。墨西哥代表团支持联合国推动以多边办法打击恐怖主义的努力，但认为需要做更多的工作才能有效防范恐怖主义。

48. COVID-19 制造了条件让恐怖分子更容易煽动他人走向激进化。他们正利用信息技术广泛传播其讯息，并从民众的焦虑和困惑中牟利。尽管面临挑战，但重要的是要记住，打击恐怖主义工作绝不能阻碍提供人道主义援助。

49. 墨西哥政府特别关注白人至上主义团体正在采取的宣传其意识形态的行动。仇恨言论泛滥，再加上容易获得枪支，导致了悲惨的袭击事件。必须让恐怖主义受害者迅速诉诸司法并获得心理服务，必须给予他们尊严和尊重。他们在打击极端主义言论方面的重要作用应得到承认。墨西哥政府对决定召开第一届全球恐怖主义受害者大会表示欢迎。

50. 必须有效利用现行多边反恐文书和机制。在反恐工作中滥用《联合国宪章》第五十一条的情况继续令人关切。打击恐怖主义的工作必须完全符合国际法，包括《联合国宪章》、国际人权法和国际人道法。

51. **Awassam 先生**(尼日利亚)说，恐怖主义行为非常阴险，通常会破坏治理结构，对发展造成不利影响；因此，有必要制定一种包容、合作的办法震慑和消灭恐怖主义，特别是考虑到世界各地的恐怖主义袭击日益复杂和频繁。

52. 尼日利亚政府正在努力通过国内立法以及与邻国和联合国的强有力合作，在国家一级禁止、预防和打击恐怖主义和资助恐怖主义行为。尼日利亚对恐怖分子特别是“博科圣地”组织的活动并不陌生。尼日利亚政府通过国家反恐战略遏制了该团体令人发指的暴行，并持续对其进行监控。政府部队夺回以前由“博科圣地”组织控制的领土，并为曾被囚禁的受害者制定了康复和重新安置方案。自 2017 年以来，政府一直在起诉关押在全国各地拘留中心的“博科圣地”组织嫌疑人。数以百计的嫌疑人被定罪和监禁，但更多嫌疑人得到释放，接受去激进化教育和改造并重返社会。尼日利亚的反恐战略牢固地建立在尊重人权和国际人道法的基础上。这项反恐战略鼓励宗教领袖利用礼拜场所启发信徒了解极端主义和不容忍之害。

53. 只有联合国所有会员国决心共同努力，确保充分遵守联合国所有打击恐怖主义及其资助行为的决议和公约以及其他区域文书，我们才能在反对一切表现的恐怖主义的斗争中取得胜利。尼日利亚最近与联合国反恐中心合作开展了一个项目，对执法官员进行人权、法治和预防恐怖主义方面的培训。他重申，尼日利亚政府坚信集体反恐斗争的必要性，承诺与联合国所有反恐实体进行密切合作。

54. **Hackman 女士**(加纳)说，世界各地目前正在抗击 COVID-19，不可低估恐怖主义仍然构成的严重威胁。这场大流行病的广泛影响可能会加剧不满情绪，破坏社会凝聚力，加剧冲突，从而制造条件助长暴力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的蔓延。在世界一些地区，伊黎伊斯兰国和基地组织因应疫情调整了他们的做法，并可能通过其网络加强袭击。最近针对政府医疗设施的网络攻击令人担忧。加纳政府呼吁国际社会本着多边主义精神应对这些威胁。

55. 加纳政府关切地注意到，各国正将专门用于反恐工作的资金重新分配用于抗击大流行病，参与打击伊黎伊斯兰国和基地组织行动的外国武装部队正在撤离或计划撤离，从而增加了脆弱国家遭受恐怖袭击和随后发生人道主义危机的风险。疫情期间应作出全球努力，在这些国家采取措施打击恐怖主义。加纳代表团支持秘书长关于全球停火的呼吁，以便抗击大流行病，减轻人类痛苦，打破让恐怖主义猖獗的恶性循环。

56. **Villalobos Brenes 女士**(哥斯达黎加)说，消除一切形式和表现的恐怖主义的第一步应该是拒绝容忍任何恐怖主义做法、行为或团体。那些试图通过散布恐怖夺取权力的人完全无视他人的基本自由和人权。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为恐怖主义行为辩护，必须起诉或引渡施害者。

57. 虽然恐怖主义可能源于国内情况，但恐怖主义没有边界，应该通过共同执行国际法和联合国相关决议加以解决。根据《联合国全球反恐战略》，至关重要的是消除有利于恐怖主义蔓延的条件、采取预防和打击恐怖主义的措施、建设各国预防打击恐怖主义的能力并加强联合国系统在这方面的作用。

58. 在国家一级，哥斯达黎加政府已采取立法措施，加强其打击洗钱和资助恐怖主义行为以及保护受害

者的能力。目前正在开展一项面向法官和其他司法官员的培训方案，内容涉及侦查与网络犯罪、洗钱和人口贩运有关的恐怖主义。目前还在努力改进数据处理和分析，改善侦查各网络与各组织之间联系的工作。

59. 为防止强加和传播极端主义意识形态或宗教信仰以及非理性仇恨，开展合作至关重要。应通过双边协定、次区域和区域组织以及联合国系统，在各级实现相关信息交流的系统化。所有国家都应获得用于追踪恐怖主义分子和外国作战人员的技术工具。在使用此类工具时，必须尊重国际法、人权、国际人道法和国际难民法。各国在国内法允许的范围内，应努力建立公私伙伴关系，以改善取得技术进步的机会。最后，应启动缔结一项关于国际恐怖主义的公约的进程。

60. **Musayev 先生**(阿塞拜疆)说，恐怖主义和相关犯罪活动继续对国际和平与安全、人权和基本自由、政治独立、主权、领土完整以及社会经济发展构成严重威胁。需要通过协调一致的国际行动实施全面办法，解决由不容忍、极端主义和种族主义意识形态驱使的恐怖主义行为增加的问题。

61. 武装冲突特别是外国军事占领为恐怖分子制造了机会。自 1980 年代末以来，作为实现无端、非法领土要求的手段和战争方法，亚美尼亚和各种亚美尼亚恐怖主义组织一再对阿塞拜疆发动袭击，夺走了数千人的生命。亚美尼亚在阿塞拜疆被占领土上建立了傀儡政权，其占领军与国际恐怖主义和有组织犯罪有密切联系。亚美尼亚指控阿塞拜疆和土耳其应对这些领土上的恐怖主义活动负责。阿塞拜疆政府坚决驳回这些指控。亚美尼亚捏造事实，企图误导国际社会，掩盖其罪行，为其在战场上的重大损失辩解。

62. 亚美尼亚政府支持恐怖主义的历史由来已久。在当前敌对行动之前和期间收集的证据清楚表明，亚美尼亚积极招募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和雇佣军参加对阿塞拜疆及其平民发动的暴力袭击。来自欧洲和中东的数千名恐怖主义分子和雇佣军已加入冲突地区的亚美尼亚部队或正在准备部署。此外，亚美尼亚侨民组织打着慈善和非政府组织的幌子，为阿塞拜疆境内的恐怖主义和侵略活动提供财政和其他物资支持。

63. 亚美尼亚的行动显然违反了国际法和安理会有关决议，该国须承担责任，并追究有关人员的个人刑事责任。至关重要的是各国必须采取紧急措施，

防止其领土被用于支持或资助恐怖主义及相关活动，制止作战人员调动，并起诉为恐怖主义目的出国旅行或企图出国旅行的人。

64. 除了各国有权在国家一级采取措施对国民在海外所犯罪行实施管辖权外，包括司法协助在内的刑事事项国际合作是打击恐怖主义及相关犯罪行为不受惩罚现象的关键所在。必须同时追究法人责任和刑事责任，以确保违反国际法的人受到起诉。阿塞拜疆代表团呼吁加强和扩大单独和集体反恐措施。

65. **Altarsha 先生**(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说，会员国在秘书长关于消除国际恐怖主义的措施的报告(A/75/156)中提供的大部分信息侧重于为防止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返回本国、居住国或第三国而采取的行动。在过去 9 年里，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一直在以全世界名义开展一场反恐战争。数以万计的人丧生，数百万叙利亚人流离失所，本区域和世界陷入动荡。尽管许多国家政府装作没看见，但叙利亚政府和民众早就意识到塔克菲理极端主义构成的威胁，而继续尊重《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的国家则在遏制这一趋势方面起了积极作用。

66. 然而，其他国家特别是欧洲联盟成员国抱着当初导致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现象的相同心态，继续选择采取卑劣、自私自利的解决办法。他们单方面撤销了外国恐怖分子作战人员及其家属的国籍或居留许可，试图阻止他们回返，让威胁笼罩着叙利亚人民。大量此类人员仍在叙利亚境内，在由效忠美国占领军的分离主义武装团体控制的营地中。信奉恐怖主义的男子、妇女和年轻人正在这些营地中培养新一代极端分子。不可将他们描绘成恐怖主义或暴力极端主义受害者。

67.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永远不会停止其针对此类人员进行起诉、追责和遣返的义务。叙利亚参与了联合国打击恐怖主义和资助恐怖主义行为的努力，并支持国际人道法和安理会决议的原则。叙利亚代表团敦促所有国家遵守《马德里指导原则》及其 2018 年增编。叙利亚希望《联合国全球反恐战略》第七次两年期审查能够让联合国应对当前挑战，切实处理各国政府遣返外国恐怖分子及其家属的责任，避免政治压力，因为政治压力往往导致人为达成共识，既不反映国际社会的意愿，也不反映联合国打击一切形式和表现的恐怖主义的决心。

68. **Fink 女士**(联合王国)说,虽然现在就 COVID-19 大流行对恐怖主义的长期影响下定论还为时过早,但联合王国政府担心恐怖分子可能利用当前形势招募追随者并通过互联网传播其危险言论。因此,在努力确保善治、促进法治和减少贫困的同时,防止互联网被用于恐怖主义目的仍然是联合王国政府的一项关键优先事项。虽然伊黎伊斯兰国已经失去所占的地盘,但仍通过其网络和世界各地的关联人员鼓吹其意识形态和目标。基地组织也继续带来威胁。同时,右翼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抬头提供了进一步证据,证明恐怖主义与任何特定的身份、宗教或国籍无关。联合王国政府已经取缔了一些鼓吹右翼极端主义意识形态的组织。

69. 联合王国欢迎安全理事会第 2462(2019) 和 2482(2019)号决议将保护有原则的人道主义行动作为重点。联合王国将继续与伙伴合作,确保根据国际法和安全理事会反恐框架执行反恐措施。尊重人权和有效的反恐措施并不冲突;事实上,尊重人权和纳入性别平等考量对于可信、可持续和有效应对恐怖主义威胁至关重要,而严重侵犯人权行为可能助长不满情绪并制造有利于恐怖主义的条件。必须挑战基于性别的刻板印象,妇女必须能够有意义地参与反恐工作的所有阶段。

70. 反恐委员会于 2019 年 10 月对联合王国进行了第二次评估访问。联合王国对于有机会向其他国家学习并合力改进恐怖主义威胁应对措施表示欢迎,并鼓励其他国家利用反恐委员会访问的契机,分享各自的经验和良好做法。联合王国代表团还敦促所有国家履行航空安保义务,努力实施全球航空安保计划。联合王国期待与联合国、其他会员国和民间社会合作,确保 2021 年对《联合国全球反恐战略》的审查有助于国际社会做好准备,共同应对不断变化的恐怖主义威胁。

71. **Takht Ravanchi 先生**(伊朗伊斯兰共和国)说,伊朗政府强烈谴责一切形式和表现的恐怖主义,包括以单方面强制性措施形式实施的国家恐怖主义以及经济和医疗恐怖主义。铲除恐怖主义的唯一途径是采取多边办法,在国家、区域和国际各级与相关利益攸关方密切合作和协调。打击恐怖主义的行动必须符合《联合国宪章》、广为接受的国际人道法和人权法、国家独立和主权平等原则以及不干涉国家内政原则。

72. 单方面强制性措施夺走了无数无辜民众的生命,破坏了各国稳定与安全,阻碍了对恐怖主义的集体应对和国际合作。美国对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和其他国家强加具有域外效力的法律法规,这等同于恐怖主义,在 COVID-19 大流行期间导致这些国家的医疗卫生状况严重恶化。这些措施侵犯了享有和平权、发展权、健康权和生命权,因此属于关于国际恐怖主义的全面公约草案第 2 条的范畴,其中将恐怖主义描述为以恐吓民众或迫使一国政府或国际组织采取或不采取行动为目的造成死亡。

73. 美国政府根据其策动其他国家政权更迭的腐败政策,故意设计出“极限施压”战略,给伊朗民众造成痛苦和苦难,并引发社会动荡,为此,美国犯下了包括经济恐怖主义行为在内的恐怖主义罪行。美国残忍暗杀区域内反恐斗士卡西姆·苏莱曼尼少将,这是懦夫行为,也是美国严重违反国际法基本原则、实施国家恐怖主义的又一明显例证。这一行径对伊黎伊斯兰国和区域内其他恐怖组织而言是正中下怀,施害者须为此承担刑事责任。

74. 尽管面临挑战,但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一直在努力消除伊黎伊斯兰国和其他被列名恐怖组织的最前沿,并得到区域内其他国家的支持。单方面实施非法强制性措施不会影响伊朗政府在上消除恐怖主义的坚定决心。

75. **Hermida Castillo 先生**(尼加拉瓜)说,尼加拉瓜政府谴责一切形式和表现的恐怖主义,包括国家恐怖主义和与非国家行为体秘密行动有关的恐怖主义,并谴责一切通过破坏国家稳定或发动政变实现政权更迭的企图。各国在国内法允许的范围内开展相互尊重的国际合作并团结一致,对打击恐怖主义至关重要。

76. 尼加拉瓜曾经是恐怖主义的受害者,尼加拉瓜从未允许、也永远不会允许其领土被用于策划、资助或实施针对任何国家的恐怖主义行为。尼加拉瓜为本地区的稳定、和平与安全作出了重大贡献,并通过其以家庭和社区为基础的办法帮助遏制了恐怖主义的蔓延。尼加拉瓜政府呼吁国际社会支持中美洲国家在打击该区域毒品贩运和有组织犯罪方面的努力,尤其是在哥伦比亚到美国的毒品转运路线沿线,并与中美洲国家密切合作。尼加拉瓜代表团强烈支持拟定一项关

于恐怖主义的国际公约，并敦促会员国为实现这一目标而采取灵活态度。

77. 国际社会必须拿出政治意愿，建设更加人道的世界，增进包括最贫穷和最弱势群体在内的所有人的福祉和幸福感，从而应对 COVID-19 造成的经济和社会影响。对各国实施单方面强制性措施是对受影响民众的发展权和人权的非法攻击，疫情期间这等同于危害人类罪。因此，尼加拉瓜代表团敦促国际社会确保紧急取消此类非法强制性措施，着重打击恐怖主义、国家恐怖主义和侵略，这些都是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真正威胁。

78. **Almowaizri 先生**(科威特)说，科威特谴责一切形式和表现的恐怖主义和暴力极端主义，无论其理由如何。不应将恐怖主义与任何宗教、国籍、文明或族群挂钩。各国政府必须在国际反恐努力中开展合作，致力于制定促进法治和尊重人权的措施；打击有罪不罚现象；解决贫困等恐怖主义根源；促进可持续发展、善治与和平共处；确保尊重宗教标志和圣地。

79. 尽管 COVID-19 在短期内降低了恐怖主义的威胁，但造成的较长期社会经济影响有可能制造助长恐怖主义和暴力极端主义的条件。因此，在应对这次大流行病时，国际社会应更加重视这场危机的社会经济层面。

80. 科威特政府在国内组织了若干个讲习班，内容涉及打击资助恐怖主义行为、社会在外国作战人员重返社会方面可发挥的作用、提高年轻人的认识以及家庭在打击暴力和极端主义方面的作用。联合国及其附属机构在打击恐怖主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归根结底，只有通过所有会员国群策群力实行全面计划才能根除这个问题。

81. **Giorgio 先生**(厄立特里亚)说，恐怖主义势力在过去二十年中有很大的发展和演变，一些恐怖团体体现在的运作规模达数十亿美元，管控着大片土地。虽然恐怖主义是一个全球现象，但其对脆弱国家和遭受冲突的国家造成的影响尤为强烈。极有必要制定有效遏制和消除国际恐怖主义的共同战略。对恐怖主义的执法和军事应对有其局限；只有通过可持续发展才能取得真正成功，因为贫困导致的绝望为招募恐怖分子提供了肥沃土壤。

82. 厄立特里亚是一个多族裔、多信仰的社会，因此非常重视促进包容和社会正义。厄立特里亚的世俗教育系统促进了宗教宽容，国家服务方案推动了来自不同族裔、地理和文化背景的中学生之间开展互动和经验交流。厄立特里亚设立了专门打击恐怖主义和有组织犯罪的政府机构，制定了枪支和爆炸物管制登记系统，并通过了打击洗钱和资助恐怖主义的法律。厄立特里亚以观察员身份加入了东部和南部非洲反洗钱小组，还加入了一些相关的区域机制，并与邻国缔结了反恐双边和三边协定。

83. 厄立特里亚代表团呼吁全面执行联合国全球反恐战略，以便有效打击一切形式和表现的国际恐怖主义，包括滥用技术等新出现的威胁。厄立特里亚希望不久将在通过一项关于国际恐怖主义的全面公约草案方面取得进展。

84. **Kpatamango 先生**(中非共和国)说，中非共和国谴责任何人实施的一切形式和表现的恐怖主义。不应将恐怖主义与任何宗教或文明联系在一起，只有通过国际社会的全体动员和密切合作，才能消除恐怖主义。因此，中非共和国代表团呼吁，由联合国主持制定一项关于国际恐怖主义的全面公约。

85. 虽然中非共和国未曾遭受恐怖主义的直接影响，但在 2013 年，主要由雇佣兵和外国作战人员组成的一群塞雷卡反叛分子发动政变，使中非共和国经历了类似恐怖主义的情况。虽然后来恢复了宪法秩序，但武装团体仍活跃在中非共和国的很多地区，每天都在违反人权和国际人道法。

86. 中非共和国武装部队因对其实施的长期、无限持续的武器禁运而削弱，使政府难以履行主权义务并恢复国家在全国各地的权威。武装团体因而得以非法开发中非共和国的自然资源，用以购买武器。因此，针对中非共和国发动的荒谬战争造成了令人痛心的人道主义局势。数千公民丧生，另有数千人流离失所或逃离本国沦为难民。在俄罗斯联邦、法国、欧洲联盟和联合国中非共和国多层面综合稳定团(中非稳定团)等伙伴的支持下，中非共和国政府正努力加强武装部队、警察和宪兵，并敦促联合国解除武器禁运。

87. **Ly 先生**(塞内加尔)说，塞内加尔强烈谴责一切形式和表现的恐怖主义行为、方法和做法；无论由谁实

施,在何地实施,这些行为、方法和做法都是非法的,也是不可辩解的。此外,不得将恐怖主义与任何宗教、文化或种族联系在一起,也不得借恐怖主义污名化任何特定社区。他向恐怖主义受害者以及参与打击恐怖主义威胁的国家、组织和个人致敬。特别是,几十年来,联合国一直在以兼容并包的方式应对恐怖主义的方方面面,为此作出了值得赞扬的努力。

88. COVID-19 暴露了各国的脆弱性和薄弱环节,同时也彰显了各国的应对能力。这场大流行病造成了严重经济后果,使消除恐怖主义根源及助长其蔓延条件的努力极大受阻。为恐怖主义分子实施灌输和剥削行为提供肥沃土壤的极端贫困和社会排斥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恐怖主义分子正在利用互联网的广泛普及,散播他们的恐怖主义思想和仇恨言论。必须通过包容、动态的国际合作,着重解决恐怖主义的根源,从而应对不对称且在不断演变的恐怖主义威胁。

89. 塞内加尔政府加大了对鼓吹恐怖主义行为的处罚力度,并将资助恐怖主义、招募恐怖主义分子、煽动恐怖主义、共谋恐怖主义、不报告恐怖主义和窝藏恐怖主义分子的行为定为犯罪。塞内加尔政府还在体制层面采取了一些反恐举措,包括设立部际协调框架和采取打击网络恐怖主义和其他形式网络犯罪的措施。塞内加尔政府在横向和纵向各级始终参与克服恐怖主义挑战的集体努力,并欢迎制定一项关于国际恐怖主义的全面公约。

90. **Ibrahim Sidi 先生**(尼日尔)说,尼日尔政府谴责在任何地方出于任何目的实施的一切形式和表现的恐怖主义。不应将恐怖主义与任何种族、宗教或民族联系在一起。尼日尔政府为打击恐怖主义采取的措施包括批准 13 项多边反恐文书,并将这些文书和安全理事会相关决议纳入本国法律;设立打击洗钱和资助恐怖主义行为的国家金融情报处理中心、打击人口贩运的国家机构以及收缴和管制非法武器的国家委员会。

91. 恐怖主义分子试图利用国际集体安全体系中因 COVID-19 大流行而暴露并加剧的薄弱环节和脆弱之处,导致萨赫勒和乍得湖流域地区的恐怖主义活动日渐增加。阻止恐怖主义分子实现其目标的唯一途径是通过国际社会全体的共同努力。如果不能在这些地区

成功打击恐怖主义,就会对其他地区的和平与安全造成严重后果。

92. 联合国作为国际和平与安全相关讨论和决策的论坛,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应该得到其他相关组织和实体的支持。反恐努力若要有效,就必须兼容并包、协调一致并遵循《联合国全球反恐战略》的四大支柱和安全理事会相关决议。

93. **Nfati 先生**(利比亚)说,打击恐怖主义需要采取全球性对策,消除恐怖主义根源,解决世界各地长期存在的冲突、族裔和宗教歧视以及社会边缘化问题,终结占领以及由此造成的偷窃和压迫。非法外国干涉也应受到遏制,因为这种干涉破坏安全,创造了滋生恐怖主义的条件。应防止恐怖主义分子利用先进技术和社交媒体传播极端主义思想。

94. 各国一致认为需要交流信息和专门知识,已成功监测了若干恐怖主义网络,并将其头目绳之以法。现行区域和国际文书应当使国际社会能够实现反恐目标。

95. 利比亚强烈谴责任何来源或出于任何动机的一切形式和表现的恐怖主义。长期以来,利比亚一直警告不应将恐怖主义与任何特定的宗教或信仰体系联系在一起,也不应将恐怖主义与各国人民争取独立和自决的斗争等同视之。利比亚在打击恐怖主义分子方面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这些恐怖主义分子中有许多都是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他们试图控制利比亚,攫取利比亚的自然资源,并以利比亚为发射台向海外散布混乱。某些国家实施干涉并与平行政府协作,同时鼓励对的黎波里发动军事进攻。因此,被民族团结政府部队击溃于苏尔特的伊黎伊斯兰国又重新出现在利比亚南部。

96. 利比亚加入了所有相关国际公约,也是一系列区域文书的缔约国,致力于执行《联合国全球反恐战略》,并在参与所有国际反恐论坛。利比亚仍决心同邻国及其盟友特别是美国协调,以应对和起诉恐怖主义团体。

97. **Gertze 先生**(纳米比亚)说,各国对打击恐怖主义和其他跨国犯罪负有集体责任,而如今,恐怖主义和其他跨国犯罪中有很很大一部分发生在网络空间。针对任何一个国家实施的恐怖袭击,就是对所有国家的袭击,因为任何来源和任何形式的恐怖主义都违反国际

社会的基本共同价值观。纳米比亚批准了所有主要国际反恐公约，并通过了多项关于恐怖主义、资助恐怖主义行为和刑事事项国际合作的国内文书，以履行这些公约和安全理事会相关决议规定的义务。纳米比亚代表团呼吁所有会员国执行安全理事会关于妇女与和平与安全的第 1325(2005)和 2242(2015)号决议。

98. **Rodrigo 先生**(斯里兰卡)说，作为曾在恐怖主义枷锁下受苦近 30 年的国家，斯里兰卡强烈谴责一切形式和表现的恐怖主义。恐怖主义和暴力极端主义侵蚀社会结构根基，危及国际和平与安全。有组织犯罪与恐怖主义之间有着密切关联。与有组织犯罪网络的联系为恐怖主义团体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结构，使他们能够传播恐怖主义思想、筹集资金并获得武器。恐怖主义团体的资金来自非法毒品贸易、武器贩运、人口贩运、洗钱和网络犯罪。为解决这些问题，各国应共享情报、数据库和专门知识，加强引渡和司法协助方面的合作。

99. 斯里兰卡政府长期强调需要打击资助恐怖主义行为，包括在与泰米尔伊拉姆猛虎解放组织长达 30 年的斗争中。猛虎组织的国际网络和与有组织犯罪的联系是一条关键且有利可图的生命线，使该组织能够针对平民和国家发动多次袭击。虽然猛虎组织在斯里兰卡的军事行动已于 2009 年以失败告终，但该组织的海外网络仍然存在。

100. 2014 年复活节发生的恐怖袭击造成 250 多名平民死亡，其中包括外国游客。袭击发生之后，国际社会向斯里兰卡提供的支持和声援增强了斯里兰卡重建社会和消除恐怖主义和暴力极端主义新威胁的决心。除了取缔与此次袭击有直接联系的三个主要组织外，斯里兰卡政府还通过颁布法律，执行安全理事会关于打击暴力极端主义和关于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的决议。

101. 恐怖主义和暴力极端主义不分国界。此外，反恐斗争的前线正日益转向网络空间，恐怖主义团体正利用互联网和社交媒体散播宣传内容、招募追随者和协调袭击。各国政府必须共同努力，并与民间社会、社区和宗教领袖合作，确保不错失激进化的预警迹象。同样至关重要，媒体应当营造和平、对话和理解的氛围。特别是，应在防止使用社交媒体宣传种族主义、仇恨和不容忍方面开展更多工作。

102. 必须加强反恐结构和机构的能力，并通过努力查明和消除恐怖主义根源，为安全措施提供补充。《联合国全球反恐战略》和相关决议提供了一个综合框架，可进一步以此为基础为各国提供指导。遗憾的是，尽管在制定关于国际恐怖主义的全面公约方面已有广泛共识，但却尚未能够最后敲定公约草案。斯里兰卡代表团敦促各会员国展现必要的政治意愿，使公约草案的谈判取得积极成果。斯里兰卡代表团的发言全文将在《联合国日刊》的电子版发言栏目发布。

103. **Shaheen 女士**(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说，此次大流行病阻碍了反恐努力，为恐怖主义分子扩大犯罪活动提供了可乘之机。应对这场大流行病和恐怖主义需要次区域、区域和国际层面的协调合作。国际社会应努力建设能力，特别是应培训专家，提供技术支持，以打击资助恐怖主义行为。各国还应着力发展本国法律制度，确保与国际法接轨。

104.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政府通过了一系列法律，旨在起诉恐怖主义分子，防止资助恐怖主义行为，并将与诽谤宗教有关的行为定为犯罪。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政府敦促联合国追究违反相关国际决议和规范而资助恐怖主义组织媒体机构的国家的责任。位于阿布扎比的希达亚中心还制定了关于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去激进化、脱离接触和重返社会的建议，并协助支持促进对达伊沙/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所犯罪行为追究责任的联合国调查组。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与反恐办公室和希达亚中心合作，于 2019 年 12 月 18 日和 19 日在阿布扎比召开了一次全球会议，讨论如何采取切实可行的方法增强青年权能，并在打击激进化和恐怖主义的过程中促进容忍。目前，正计划在阿布扎比实施一项称为“亚伯拉罕家族之家”的建设项目，由一座教堂、一座清真寺和一座犹太教堂组成。

行使答辩权发言

105. **Kayalar 先生**(土耳其)说，最近在纳戈尔诺-卡拉巴赫爆发的敌对行动是亚美尼亚在当地不断挑衅的直接后果。当前局势是亚美尼亚政府完全无视国际法并公然违反安全理事会决议的结果。敌对行动全部发生在阿塞拜疆的主权领土之上，意味着阿塞拜疆采取的行动是在行使自卫权。亚美尼亚有义务执行反映国际社会意愿和认识的安全理事会第 822(1993)、

853(1993)、874(1993)和 884(1993)号决议。在这些决议中，安全理事会要求占领军立即、完全和无条件撤出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因此，亚美尼亚军队必须从他们非法占领的领土上撤出。

106. 自冲突开始以来，土耳其政府坚持一贯立场，即必须以国际法为准绳，在尊重阿塞拜疆领土完整的基础上解决问题。然而，亚美尼亚当局拒绝为自身的行为负责，而是选择散布关于土耳其的恶意宣传和诽谤言论。亚美尼亚政府企图歪曲历史事件的举动众所周知。该国政府关于土耳其毫无根据的荒谬指称没有公信力，因此不值得回应。

107. **Margaryan 女士**(亚美尼亚)说，国际社会明确谴责阿塞拜疆于 2020 年 9 月 27 日在全球大流行病期间发动的军事侵略，呼吁立即停止敌对行动，无条件恢复和平谈判。秘书长对局势表示严重关切，呼吁无条件紧急恢复对话，并表示全力支持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明斯克小组共同主席的调解努力。共同主席国的国家元首发表声明，呼吁立即停止敌对行动，秉持诚意无条件恢复谈判。其他一些国家和国际组织也发出了类似的呼吁。土耳其是唯一公开鼓励敌对行动的国家。阿塞拜疆无视国际社会的呼声，继续对纳戈尔诺—卡拉巴赫的平民、住所、学校、医院和亚美尼亚文化遗产实施侵略罪行。就在本次会议当天，阿塞拜疆武装部队袭击了舒沙的圣救主基督主教座堂，导致建筑内外严重受损。必须立即制止这种野蛮行径。

108. 据可信报道，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被从土耳其当前占领的叙利亚地区运送至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冲突区，国际社会对这些报道已有广泛共识。国际媒体、非政府组织和会员国高级官员证实，努斯拉阵线、哈姆扎旅和苏丹穆拉德旅等团体的雇佣兵和恐怖主义分子正在被招募入伍，并被运送至冲突区支援阿塞拜疆。

109. 阿塞拜疆企图提出蛊惑人心的幌子，利用捏造的指控倒打一耙，以此否认事实或掩盖其所犯罪行，终将是徒劳。阿塞拜疆及其支持者对违反安全理事会第 1373(2001)号、2178(2014)和 2396(2017)号决议的犯罪行为负有直接责任，根据这些决议，会员国有义务开展合作，以防止、打击和制止恐怖主义和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的流动。

110. **Uddin 先生**(孟加拉国)说，孟加拉国代表团拒绝接受缅甸代表关于孟加拉国境内恐怖主义的虚假、毫无根据和捏造的指称，此举旨在转移人们对缅甸未能履行其作为国家所应承担的义务这一事实的注意力。缅甸的内部安全问题是它自己所造成。几十年来，缅甸政府一直在与自己人民斗争，其排斥性歧视政策已将本国的一些人民推向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

111. 孟加拉国对恐怖主义实行零容忍政策，任何恐怖主义团体都不得利用孟加拉国领土对包括缅甸在内的任何国家实施颠覆活动。孟加拉国政府通过其执法机构的有效行动，在成功打击恐怖主义方面树立了典范。孟加拉国政府还在实施防止暴力极端主义和激进化的措施。相反，缅甸政府迫使数十万平民背井离乡，却将自身的失败归咎于其他国家。目前，孟加拉国收容了 100 多万名因本国迫害政策而逃离自己国家的缅甸罗兴亚难民。

112. 缅甸未能提供具体证据证实其毫无根据的指控，即孟加拉国正在支持若开罗兴亚救世军。孟加拉国代表团坚决拒绝这些虚假指称，并要求缅甸停止此类指控。此外，缅甸政府应履行义务，控制其境内安全局势而不引发人道主义危机或波及邻国。缅甸的国内政策和失败所造成的安全威胁是孟加拉国和整个区域的不稳定因素。

113. **Musayev 先生**(阿塞拜疆)说，从亚美尼亚代表的评论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亚美尼亚政府是在曲解其根据国际法所应承担的义务。根据大会第 3314(XXIX)号决议，侵略是指“一个国家的武装部队侵入或攻击另一国家的领土”。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并非国家，而是被亚美尼亚临时占领、国际公认属于阿塞拜疆的领土。此外，安全理事会在其一致通过的第 822(1993)、853(1993)、874(1993)和 884(1993)号决议中，并未提到阿塞拜疆对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实施了任何侵略行为，而是谴责了对阿塞拜疆使用武力和占领阿塞拜疆领土的行为。安全理事会还提到了阿塞拜疆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以及阿塞拜疆国际边界的不可侵犯性；确认纳戈尔诺—卡拉巴赫是阿塞拜疆的一部分；要求占领军立即、完全和无条件撤出纳戈尔诺—卡拉巴赫。亚美尼亚无视所有这些决议。

114. 2020年9月27日，亚美尼亚武装部队使用大口径武器和迫击炮，对阿塞拜疆武装部队和边界附近的居民区进行轰击。自从敌对行动爆发以来，已有31名阿塞拜疆平民丧生，其中包括3名儿童和9名妇女，154名平民受伤。此次轰击还损坏或摧毁了私人房屋、公寓楼、医院和其他医疗设施、救护车、学校和能源基础设施。阿塞拜疆正在成功实施反攻措施，以行使其自卫权，解放遭到占领的阿塞拜疆领土。阿塞拜疆的主要目标是终结阿塞拜疆主权领土上的非法外国军事存在。阿塞拜疆未曾对任何其他国家提出土地索求，但也不会将本国领土的一分一寸让与任何其他国家。

115. 2008年作为大会和安全理事会文件分发的关于亚美尼亚共和国对阿塞拜疆共和国进行武装侵略的法律后果的报告(A/63/662-S/2008/812)指出，“亚美尼亚共和国仍可以迅速停止占领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和周边地区，从而防止出现这样的事态发展。如亚美尼亚共和国在停火持续时以及在阿塞拜疆共和国选择重新行使自卫权之前这样做，就没有任何理由实际恢复敌对行动。”遗憾的是，亚美尼亚罔顾这一明确信息，而如今正为此付出代价。

116. 阿塞拜疆代表团再次断然拒绝有关阿塞拜疆政府使用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并参与恐怖主义活动的指控。此种言论是谎言乱语，散布这些言论的人终会为自己的决定后悔并道歉。另一方面，亚美尼亚使用外国作战人员的历史由来已久，包括曾使用亚美尼亚族和其他族裔的恐怖主义分子。

117. 1990年代初期，亚美尼亚政府曾积极利用这些人员对阿塞拜疆实施侵略，阿塞拜疆代表团已向联合国提供证据，证明亚美尼亚及其侨民组织在继续进行这种活动。阿塞拜疆代表团愿同感兴趣的代表团分享这一信息。总而言之，奇怪的是，亚美尼亚代表对其他国家提出了毫无根据的指责，而亚美尼亚政府对在阿塞拜疆境内实施的许多恐怖主义行为、屠杀平民以及破坏和亵渎文化和宗教场所负有责任。

118. **Kayalar** 先生(土耳其)说，某代表团不应挟持委员会会议，企图散布毫无根据的宣传。他强调，必须执行安全理事会所有决议，包括第 822(1993)、853(1993)、874(1993)和 884(1993)号决议。

119. **Margaryan** 女士(亚美尼亚)说，亚美尼亚有300万人口，地处拥有8000万人口的土耳其和1000万人口的阿塞拜疆之间。亚美尼亚这一小国会对比其大得多的邻国无端发动侵略这一说法十分荒谬。

120. 阿塞拜疆代表一再企图就这场冲突编造误导性的法律论据。对于纳戈尔诺—卡拉巴赫人民已在苏联解体后根据当时的国际法律规范获得独立这一事实，他却只字未提。阿塞拜疆当局以残酷的武力回应纳戈尔诺—卡拉巴赫人民争取自决的和平愿望。冲突始于1988年2月，当时亚美尼亚人在苏姆盖特和平呼吁自决，却遭到了大屠杀。1993年安全理事会就这一事项通过的四项决议，绝不能被解释为允许在2020年实施杀戮、野蛮行径或支持国际恐怖主义，特别是在这场前所未有的大流行病期间。

121. 多年以来，阿塞拜疆政府一直拒绝冲突调解人关于建立停火核查机制以调查和防止违反停火行为的提议。秘书长关于在世界各地实现全球停火的呼吁得到了亚美尼亚和169个其他会员国的支持，而阿塞拜疆政府却没有支持，显然是因为阿塞拜疆政府一直在为当前在纳戈尔诺—卡拉巴赫进行的武装侵略做准备。亚美尼亚政府坚决拒绝歪曲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冲突根源和后果以及应遵循的解决冲突基本原则的所有言论。

122. 对于土耳其招募的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被运送至纳戈尔诺—卡拉巴赫这一既定事实，阿塞拜疆代表的否认实属徒劳。亚美尼亚代表团强烈驳斥关于亚美尼亚招募恐怖主义分子的说法。关于此等说法，没有任何可信的消息来源或媒体报道。除非阿塞拜疆和土耳其明确解释，为何有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和雇佣兵被从目前受土耳其控制的叙利亚领土运送至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否则亚美尼亚不会就这一问题作进一步讨论。亚美尼亚代表团以最强烈的言辞谴责所有企图利用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在该地区制造暴力和不稳定的行为。

123. **Musayev** 先生(阿塞拜疆)说，从1993年安全理事会通过的相关决议中可以明确看出，亚美尼亚才是冲突中的侵略方。亚美尼亚的行为，包括对阿塞拜疆领土的占领，遭到了安全理事会和整个国际社会的谴责。亚美尼亚代表所谓为行使自卫权而采取的行动被

安全理事会和其他国际机构明确认定为非法使用武力。事实上，由于亚美尼亚的侵略、占领和族裔清洗政策，阿塞拜疆人民的自卫权受到了严重侵犯。

124. 亚美尼亚作为冲突中的侵略方及恐怖主义和种族主义国家，是南高加索地区的主要不稳定因素，严重威胁该地区的和平与安全。亚美尼亚对阿塞拜疆领土的侵略和占领是当地局势一再升级的主要原因。当

前爆发的敌对行动是亚美尼亚政府煽动性和鼓动战争的言论、实地挑衅行为和企图破坏和平进程的结果。要停止敌对行动并实现和平、安全和稳定，亚美尼亚武装部队必须首先立即、完全和无条件撤出阿塞拜疆所有被占领土，恢复阿塞拜疆在其国际公认边界内的领土完整，确保流离失所者返回家园并归还其财产。

下午 6 时 10 分散会。